



冰凌推薦

閔紅濤經典小說兩章：《吃豆腐》；《“憨石礮”》

原創 杜甫故鄉人 河南小小說

吃豆腐



“兒生(生日)娘受苦,不吃肉吃豆腐”。娘的話小五一直記在心里。小五姓丁,家住洛水鎮英育村。上有三個姐姐,一個雙胞胎哥哥。他是家中老幺,名字就順口遂了排行。哥倆的十歲生日,在家正趕上星期天。

快晌午時,聽到院外不遠處有“豆腐,賣豆腐”的吆喝聲傳來。媽媽開鎖從箱子里取出一元錢,交給小五讓出去買一斤豆腐,中午改善改善伙食,也算給他哥倆過過生日。小五接過錢跑了出去。“豆腐多少錢一斤?”“不貴,一斤兩毛。”小五看着賣豆腐老趙給切的一斤豆腐是這麼大一塊,就調皮地吐吐舌頭,朝老趙笑笑。

老趙結婚多年膝下無子,看小五虎頭虎腦、活潑可愛的模樣,心中便有幾分喜歡,便指着一塊大約五斤左右的豆腐,逗小五說:“小朋友,這豆腐還熱着哩,好吃的很。咱倆打個賭吧,你要能把這一大塊吃了,我不要錢;如果吃不了,把你手里的八毛錢給我,你看咋樣?”聽到這,周圍的幾個人都笑了,別說小孩,大人也肯定吃不完。小五咽了下水,用手搔了搔頭,眨巴眨巴眼睛,問到:“叔叔,那中間允許上廁所嗎?”“可以呀,你上幾次都行!”老趙哈哈一笑,爽快地回應道:“好,那咱一言為定!”小五拍着手說。

圍觀的幾個人都咂嘴搖頭:“孩子肚子里沒油水,是真饑了。可咋也吃不完呀!”小五剛開始還狼吞虎嚥,吃得津津有味,慢慢地就比較吃力了。

吃到大約兩斤時,就抱着肚子說要回家上廁所。一會兒,人回來後,二話不說,就又吃開了。吃飽後,說再回去上趟廁所。看熱鬧的人都笑着說,別把孩子撐壞了肚子。又過了一會兒,小五慢悠悠又回來,艱難地把剩下的豆腐吃完了。老趙和人們都驚詫他的大肚量。小五用手抹抹嘴,憨笑着掂起豆腐,接過老趙遞給他的八毛錢,活像一個得勝的將軍一樣回家了。

沒過多久,一個中年婦女帶着小五,給老趙端來了一碗熱氣騰騰的臊子面,並塞給他八毛錢。老趙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小五他媽說話了:“他叔,剛纔回家,倆孩子都不吃飯,一問才知此事。這個淘氣鬼和他雙胞胎的哥哥吃了您的豆腐,俺不能讓您吃虧。這會兒正好晌午,家里做的麵條,您趁熱吃碗吧。”老趙如夢方醒,死活不要錢,說小五聰明可愛,剛纔真後悔逗他,老擔心孩子吃出毛病,現在放心了。小五媽不依,硬又把錢塞給老趙,說:

“您做的豆腐真好吃,錢您一定得收下,要讓小孩子記住,咱做人得本分實誠,不能從小養成投機取巧、說謊話的壞毛病呀!”

一來二往,每達到英育村,老趙都要給小五家割塊豆腐送去。有時遇到飯點,也會在小五家吃頓飯,拉拉家常。隨着兩家的不斷交往,半年後,小五也自然而然地認給老趙當了乾兒子。高中畢業後,小五幫乾爹磨豆腐。老趙手把手把選黃豆、浸泡、撈豆(別除雜質)、打碎、磨豆、煮漿、點鹼、壓製成型等磨豆腐的

手藝,毫不保留全傳授給了小五。

娶妻生子後,小五和老婆幾乎天天給爹媽送塊熱豆腐,還不時捎兩碗豆腐腦。他對乾爹乾娘視如親生父母,悉心照料,百般孝順,對磨豆腐更是精益求精。他倆承包了英育嶺上的五六十畝農田,全部種植黃豆,不打農藥,不上化肥,用鄰村養牛場的糞便上地;同時把現代的水磨機和傳統的滷水點豆腐工藝相結合,用心揣摩,不斷改進,做出的豆腐鮮香嫩滑、色正味純;他還請鎮里有名的木匠師傅把壓制豆腐的木板刻成花紋圖案,這樣壓成型的豆腐像工藝品一樣,煞是好看;給人稱豆腐時,他要么秤高些,要么收錢時把零頭去掉;來他家買豆腐的鄉親或開飯店上門取豆腐的固定客戶,他還免費贈送豆腐渣,並耐心教他們用啥菜配着炒才好吃的做法。酒香不怕巷子深。

丁小五豆腐在洛水鎮十里八村首屈一指。他每天的四百斤豆腐不到上午十點就早早賣完了。有人捨近求遠,開車跑很遠路,非要吃他做的豆腐。更有不少好心人多次勸他莫要辜負了這響當當的“小五豆腐”品牌,建議他擴大規模、增加人手,說生產再多肯定也能銷出去,這樣就能賺更多錢。每每聽到這些,他都會微笑點頭稱謝。磨豆腐期間,小五還會不時哼唱一首老歌:“沒有花香,沒有樹高,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。從不寂寞,從不煩惱,你看我的夥伴遍及天涯海角……”一串歌聲穿過或疏或密的樹幹和枝條,慢悠悠地在小院的上空回蕩,老婆也開心的不得了。不管別人怎么鼓動,小五有自己的主意,他不想把攤子鋪太大,因為他心里清楚:人生在世,一個人有多造化,穿多少衣,吃多少飯,那是有數的,人要懂得惜福。他和老婆兩人商量好了:不操恁多心,也不受太多累,清晨起得早,下午就歇歇,幹活有規律,手頭有餘錢,這樣的日子,是上輩子燒高香,咱該非常知足幸福了。

“好漢沒好妻,癩蛤蟆娶個嬌滴滴”。這俚語就像說“憨石礮”和春桃似的。

“石礮”大名叫趙寶貴,家住虎山坡村,因是家中獨子,被父母視為寶貝疙瘩,好吃好穿的沒受過半點委屈。春桃是他村山腳下羊角溝的,她可是班上,也是這三里五莊出了名的俊姑娘,中等個,大眼睛,皮膚白晢,身材勻稱,更讓人喜歡的是她心地善良,性情溫柔。兩人初中到高中都在一個班上學習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學生們,常給長相另類之人取綽號尋開心,像“瘦猴”、“豆芽菜”、“煤炭部長”,不一而足,趙寶貴因長得個矮敦實,得了“石礮”這麼個“雅號”。

不知班主任是有意還是無意,排座位時,他倆竟鬼使神差地成了同桌。同學們都覺得不太搭配,唯有“石礮”樂不可支,做夢也沒想到自己運氣會这么好,這可把那幾個學習拔尖,嫉妒心強的帥男生鼻子給氣歪了。

“石礮”近水樓台,主動出擊。此後,春桃的桌屜中、書包里就會變戲法似的不時出現一個或兩個煮雞蛋、蘋果、桔子、豆包、糖等饞人的吃食,有次居然還有兩根香蕉,這可是春桃以前沒見過的稀罕物哩。春桃起初都拒絕了,直接把東西還回到“石礮”的桌屜里,但“石礮”不干,說這不是自己送的,又理直氣壯地把吃食退了回去。反復了幾次,春桃心知肚明,又不便聲張,只好聽之任之,權且一飽口福。其實,這都是“石礮”在家沒捨得吃,藏着專門給春桃捎來的。

高二那年秋天,一個周日的下午,兩人結伴返校。莊稼都快成熟了,玉米白了苞,穀子黃了眼,綠豆黑了角,一派秋色美景。正走着,冷不丁從玉米地里跳出三個二流子,嘻嘻哈哈要調戲春桃,春桃嚇得直打哆嗦,“石礮”想都沒想,冲上去就和他們廝打起來,並大喊:“金貴哥,你們快過來呀!”二流子被嚇跑了,“石礮”卻挨了不少拳腳,鼻子也給打出血了。春桃自此喜歡上了其貌不揚的“石礮”。

高中畢業,春桃回本村小學當了代課教師。“石礮”承包了一個沒人願要的杏園,整天打枝澆水,松土施肥,忙得不亦樂乎。賣杏時“石礮”更憨,不僅讓人隨便吃,稱尾巴翹得老高,碰到老者還要再給多抓一把。有次,村里的“一根筋”蒜蛋買了他三斤杏,八分錢一斤,蒜蛋非說“三八二十三”,他也不爭辯,腼腆一笑說:“好,三八二十三。”圍觀的人們掩口竊笑。隨後,按“三八二十三”來買杏佔便宜的人

“憨石礮”



越來越多,他也不說二話,“憨石礮”的外號由此便一傳十,十傳百地傳開了。

當人們意外得知天仙般的春桃要嫁給“憨石礮”的消息,不少人都搖頭咂舌,扼腕嘆息:“可惜一朵鮮花,插在牛糞上嘍!”

中原一帶有大年初二媳婦回娘家“逗”新女婿的習俗。通常是女方村的青年人伺機在半道上截住新女婿,讓買糖買煙買酒,還惡作劇地抽去新女婿的皮帶或脫掉其鞋子,要不就給戴頂紙糊的高帽子,要么就給塗個大花臉,等等。

“憨石礮”和春桃婚後第一次回門,為免遭戲弄,兩人合計了半夜。天不亮,他倆就掂着禮品抄小路悄悄回到了娘家。中午快吃完飯,正在暗自得意平安無事時,被一群久等不見尋上門來的人們逮個正着。大伙像終於捕獲到獵物的勝利者一樣,打算好好熱鬧一番:一是讓這個不該吃天鵝肉的癩蛤蟆吃吃苦頭;二是讓“憨石礮”女婿出洋相丟人大家解

解氣;三是在貓耍老鼠眾人笑足笑夠後讓新女婿出出血,大伙打打牙祭。

於是人們不由分說一哄而上,七手八腳將準備好的驢夾脖套在“憨石礮”脖子上,再栓上驢套,前邊有人牽,後邊有人趕,就到了大街上。街坊鄰居,男女老少耍猴一樣圍觀起哄,鬧成一團。“憨石礮”女婿憨得真可以,他不急不惱,還十分配合,過了一會兒,他問大伙:“嗨,你們想不想聽驢叫喚?見沒見過驢驚炮蹶子?”大伙更來勁了,有拍手的,有跺腳的,大呼小叫:“放開他!”“讓開路!”“快學驢叫!”“讓驢炮蹶子!”

“真是信球憨子貨!”有人笑着小聲議論。被牽拉着放開後的“憨石礮”走着學着驢叫。

有人嚷嚷:“快點驢驚炮蹶子!”“驢不跑不驚咋炮蹶子?!”“憨石礮”嘟囔道。

大伙遂自動閃到兩邊,“憨石礮”戴着驢

夾脖拉着驢套,一邊學驢叫一邊小跑起來,蕩起一路煙塵……

滿街人笑得前仰後合,有人腿笑軟了,有人笑得捂着肚子,有人眼淚都笑出來了,大家開心極了。

“憨石礮”跑開人群一段距離,趁人不備,摘下驢夾脖驢套拿着,向村口風一樣跑走了。

大伙這才回過神來,沒料到“憨石礮”女婿還會耍詭計,但要追已經攔不住了。

時間一天天過去,人們漸漸地開始淡忘這件事了。

冬去春來,轉眼又到了麥收農忙時節,人們才忽然記起,驢夾脖驢套還在“憨石礮”家里。大家面面相覷,誰都不願去討沒趣,隊長不得不親自提着點心糖果去向“憨石礮”賠不是,這才討回了隊里的驢夾脖驢套。

“憨石礮”由此成了這一帶人茶余飯後津津樂道的“活寶”。



作者:閔紅濤,漢族,河南省鞏義人,研究生學歷,人大任職。曾在全國多家報刊雜誌發表文學作品,2017年,長篇小說《歲月的河》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。